

## 烟火人家

# 汤婆子里的冬日暖意

■申功晶

其实从某种层面上讲，南方人的冬天比北方人更难熬，尤其是在江南一带。旧时，北方人屋里有火炉，南方人没有；现今，北方人屋里有暖气，南方人也没有。

儿时的冬天，我一怕大清早在课堂上做速算，手指被冻成胡萝卜，连握个笔都很困难；二怕夜间钻被窝，在那个空调、取暖器还没普及的年代，刚洗完脚，脱下棉袄棉裤，钻入冰窟窿似的被窝，一个激灵，冻得连腿脚都不敢伸直，整晚像虾米般蜷曲身子，时间一久，脚踝被冻成了冰坨子。

那时候，我真羡慕北方亲戚家的小孩，只要往热烘烘的炕上一躺，暖意扑身，万事皆已。不似南方，待在木板房石板地的江南老宅里，我站也不是、坐也不是，躺着更冷。

记得儿时某一个寒冬的夜晚，我的父母一个上夜班、一个出差。我作为“留守儿童”待在空荡荡的宅子里，听外面的狂风呜呜乱叫，又冷又吓，禁不住躲在屋子里抽泣起来。这下可惊动了隔壁屋里的叔祖母。她把我拉到她的卧室，安慰道：“别怕，今天晚上和奶奶一起睡。”只见叔祖母先把被子铺好，随后，从橱柜的抽屉里取出一个南瓜状的黄铜

扁圆壶（俗称“汤婆子”），捏开顶端的“帽子”，从小口缓缓注入刚烧好的开水；末了，旋紧螺帽盖子，给壶套上一个布袋，塞入被窝。

那个冬夜异常寒冷，可叔祖母的被窝里却是暖融融的。我挂念着父母，翻来覆去仍不能入睡。叔祖母给我宽心，缓缓为我讲着家族的故事……不知不觉中，我在汤婆子焐热的被窝和叔祖母温柔的讲述声中沉沉睡去。

后来，我吵着嚷着要父母给我买一个汤婆子。父母执意不肯，说道：“你叔祖母年纪大了才需要汤婆子。你一个小孩家，冻不坏的。更何况，古人

云：冬练三九。冷最磨炼人的意志……”但最后他俩实在拗不过我，才勉强买了一个充电的小手炉给我。手炉只能维持两小时热度，哪里及得上叔祖母的汤婆子？即使人第二天起身，摸着汤婆子外壁还是温热温热的。

汤婆子古来有之。宋代黄庭坚《戏咏暖足瓶》“千钱买脚婆，夜夜睡到明”里所说的“脚婆”就是汤婆子。苏东坡更曾以汤婆子作为暖心伴手礼馈赠亲友——“无以表意，辄送暖脚铜缶一枚。每夜热汤注满，密塞其口，仍以布单裹之，可以达旦不冷也。”《红楼梦》中，贾宝玉和他的丫头们冬天所用取暖之物亦是汤婆子。而在现今流行的古装宫斗剧里，小主娘们每到冬天更是人手一炉。宫版汤婆子规格更高，不但有精美考究的布套，其上还装饰着别致漂亮的吊坠。

关于汤婆子，最有趣的故事，莫过于“和尚戏藩王”。话说清朝初年，靖南王耿继茂去寺庙进香。耿继茂此人生性粗鄙，听说住持是一位有道高僧，信口唐突道：“老和尚，夜里有人陪你入寝吗？”住持答曰：“冬有汤婆子陪，夏有竹夫人伴。”这位耿王爷吓了一跳，当下要传唤两位“夫人”。待住持取出汤婆子和竹夫人（古时竹制的圆柱形消暑器物），耿继茂傻了眼，尴尬得不知如何是好。耿继茂出身北方，北方人冬天睡火炕，自然用不上汤婆子，故才闹出这番“尬剧”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，每到冬日，吃过午饭，我时常见叔祖母半坐半躺在靠背椅上，怀里搂着汤婆子，眯缝着眼听收音机里如云絮一般舒卷而来的苏州评弹。据说，叔祖母的祖上乃明朝开国元勋朱亮祖。我瞧着眼前娇小怯弱的叔祖母，怎么也难将其和那个霸道专横的赳赳武将联系到一起。

在江南，汤婆子常被当作女子的陪嫁物。那只黄铜汤婆子，究竟是不是叔祖母的陪嫁物，就不得而知了。不过，可以确定的是，在叔祖父去世后，那段独居的冗长日子里，这只汤婆子温暖着叔祖母老迈的躯体，也抚慰着她孤寂的心灵。

转眼到了二十世纪，单位和家里都装起了空调。我不大爱开空调，倒不完全是因为想节省电费——在空调房呆久了，人难免皮肤干燥、喉咙发痒，容易生“空调病”。思来想去，我还是得买一个汤婆子。这年头，汤婆子已然成了稀罕之物，我四处打听，跑断了腿，终于在百年老字号张小泉觅得此物。纯正黄铜制作的汤婆子，面上镂刻龙凤呈祥图样，质地牢固，用个十年八载的不成问题。

这个冬天，又一个寒流侵袭而来，我白天用汤婆子焐手，晚上则用之焐脚。我抚摸着汤婆子，看着它周身泛起黄油油的光泽，享受着从手暖到脚的温馨，忽而又想起了我那逝去已久的叔祖母，回忆起那简单又浓醇的旧时光……



## 闲思随笔

## 在故乡的大地向岁月叩首

■颜克存

岁月飞逝，深冬渐浓，新年又近了。母亲对我说：“年终岁末了，咱抽个时间回一趟故乡吧，去看看老屋，去见见故乡的山水，也去拜祭一下埋在那片黄土地里的先祖至亲。”

我知道，母亲这是乡愁难解，人老情不老，又开始想念故乡了。她是想回去触摸一下故乡的大地，解一解游子思乡之苦，既向那里的亲人打个照面，也向已经逝去的岁月叩个首，缅怀过去的日子。

算起来，我和母亲离开故乡已有十多年了，对于故乡的一切，也确实甚为想念。故乡的黄土、故乡的草木、故乡的老井、故乡的炊烟、故乡的鸡鸣以及曾经生活在故乡大地上的亲人，它们都曾不止一次地出现在我的梦里。也如母亲一样，

日积月累，成了一份独特的记忆，成了一种浓浓的乡愁。

为遵循母亲的愿望，我们回了乡。再次站在故乡的土地上，我脚下沾满泥，尘土气息芬芳依旧。老屋的土墙青瓦还是老样子，朴素单纯。就连院子门前的那棵老桐树，除了长得更加粗壮了些，傲气十足、高耸云天的样子没有变，让人看着都觉得亲切。眼前的这一切，不禁又使我回想起了那些已经逝去的美好日子。

曾几何时，还在故乡生活。我牵着老黄牛上山梁、过小河、走田边，跪趴在黄土地上玩耍，捏泥巴、看蚂蚁、斗蛐蛐，蹑脚在青草丛里抓蝗虫、逮蝈蝈、捕蝴蝶，夕阳下奔跑在院子里，躺身于稻草垛里打滚。父亲侍弄土地，把庄稼培育得肥肥胖胖，花艳果圆，就差撑破了岁月的肚皮。秋收之后，父亲

推着老石磨，把五谷碾碎，把乡村的日子磨得锃亮，羡得秋虫呢喃，愉悦了耳朵；母亲则燃起灶火，蒸煮煎炸，升起炊烟一缕缕，把久经时光磨砺的老土墙和梁椽上的黑泥瓦熏得喷喷香，引来喜鹊落在桐树枝上喳喳叫……满满的回忆，满满的是幸福。

然而人终究抵不过岁月的冲刷，转瞬即逝的光阴不仅让我不再年少，也将爷爷、奶奶、外婆、外公等亲人送归尘土，还把母亲也变老了。在祖辈的坟前，母亲手里拿着纸钱，叩首跪拜，也让我双膝跪地一同祭奠，点烛敬香，感念祖辈的养育之恩，重温儿时的谆谆教诲，向岁月带走的亲情重新说一次再见。那随风飘散的纸钱灰烬和烛火香烟，无声地告诉了逝去的亲人，时刻有后人想着他们；也郑重地承诺了故乡大地，曾

经喝着它乳汁长大的孩子，后来虽然离乡了，但他们永远也走不远，无论何时身处何地，一辈子都会记得归乡的路。

在故乡的大地向岁月叩首，送走的是时光，留下的是怀念。记得儿时在故乡过春节，父辈们给儿孙压岁钱，为表示感谢，儿孙需向长辈们行叩首之礼。除夕夜里，父辈们缅怀逝去的亲人，也会在夜空里点香燃蜡，烧几张纸钱，在先辈坟前叩首几次，说几句想念的话。除此之外，当新年的钟声敲响，父辈们还会在房屋大门前的院子里架起一张四方桌，用木斗、木升、大瓦罐等器具盛满金黄色的玉米或麦粒、稻谷，插上点燃的香和蜡，焚黄表，诚心叩首，上敬天，下拜地，送走旧岁月，迎接新时光，以求来年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，日子一年更比一年好。

岁月易逝，容颜易老。在我和母亲离乡的这些年，故乡虽然还是原风景，但它却在岁月的深处悄悄地动了些手脚，把曾经的小树养成了大树，把曾经的无知少年变成了经过风霜雨雪的成年人，也把母亲曾经的满头青丝染成了一席白发，还在我和母亲的心里种下了思乡的情丝绕。每年故乡老桐树新的年轮增加成环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故乡，想回到那片曾经养育过我们的梦中乐土，去向岁月再叩一次首。

在故乡的大地向岁月叩首，叩别的是岁月，这是一种仪式，也是一种情怀。每叩一次首，它都能让我产生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牵连感和归属感，也能让我再一次于脑海深处印刻故乡的模样，深深地记一辈子，永生难以忘怀。